



睹一事于句中,反三隅于字外。



◆书名:《李二歪从政记》
◆作者:老酒
◆出版社:春风文艺出版社

13 老王登场

处长会只来了一半处长,其他是副处长、处调。郝乐乐传达了党工委的文件,然后让大家表态。发言的没一个顺溜听话的,都找客观原因敷衍搪塞。马奔腾怕走偏,于是打住,说:“局党组很重视这次歌咏比赛,牛局亲自批示,提出要求。但是,就工业局工作现状看,问题是多,困难是大,请大家来,不是谈困难的,是研究怎么做好。”

不知何因,在座的都大米干饭——焖(闷)上了。马奔腾扫视一圈儿,把目光停在助理巡视员兼工业二处处长王世有脸上。王世有五大三粗,猪腰子脸写满沧桑,被工业局戏称为“四大神”第一神。“神”是啥意思?能轻松地、出乎意料地办成一般人不好办、办不成的事儿是也。说起这人,还有事儿可说,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的他,听了最高统帅的一声号令,以红卫兵的身份闹腾二年,没闹出啥名堂,稀里糊涂地被赶到农村。比别入幸运的是,他没出二年就抽回城,还进了机关。这事儿像爆炸的一颗原子弹,在“知青”中产生异常反响。王世有走了二年,他的传闻也未消散:有的说是他妈用眼神儿给勾回城的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军区一个副司令员与王世有妈有一腿,后来断线了。在工业局,王世有侍候了七任局长,工业局的正传,野史都在他脑袋里装着,加上他道眼子多,领导处理一些棘手问题时,都愿掏掏他的底儿,王世有也因此“牛”了起来。

王世有的鼠眼左右溜了三圈儿,卖关子说,我是这么看,工业局人手不好集中,是不争的事实,更不能怨大家伙儿,要扭转局面,也非我们所能办到。当然,歌还得照唱不误,我嘛,倒有一个想法。马奔腾打断他的话,说:“你也别掖着藏着,怎么想就怎么说。”王世有眨巴着鼠眼说:“会后我向您详细汇报吧。”说罢出去接电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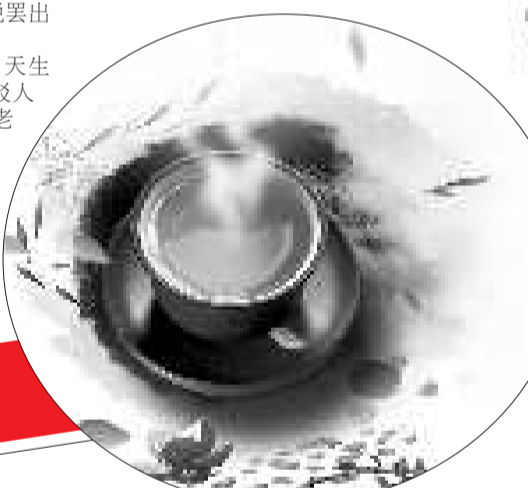
工业局小车间有个司机老王,天生愿意管闲事,只要说到跟前,从不驳人面子,越是这样,大家越是愿意找老王。昨天下午,小车间接到一个电话,是退下多年的老局长的老伴打的,说老局长胃突然疼得受不了,点名要老王出车去医院。局里明确过,老干部的事儿由老干部处负责,但是老干部都不爱找老干部处的人,说他们势利眼。老王一听是老局长得了急病,同

车管招呼了一声,走了。车管对着老王背影啐了一口:你倒寻个好因缘,要都这么整,不用到年底,包死的费用不超才怪呢!

老王到老局长家时,医院急救中心的车也到了。老王配合急救中心医护人员忙活着,扩冠吸氧镇静,老局长症状有所缓解,医护人员抬老局长上车,老王驾车紧随其后。老局长初诊为急性大面积心梗。经治医生把老王叫到办公室,说患者随时都有危险,让家属做点准备。又把一个单子递过,让老王在上面签字。老王解释,说不能签。经治医生说:“你当儿子的不签,谁签?”老王乐了,说完全搞错了。回病房对老局长的老伴说了,老伴听说不是胃病,是心梗,立马瘫了。老王安慰着老大嫂,赶紧给老干部处报信,逐个通知老局长的子女。经治医生看了,叹道:“够用,亲儿子也不行。”等到把老大嫂安置到临时病房歇息,等到老局长的病情稍稍稳定,等到老干部处和老局长的孩子都赶来了,老王才觉有点乏,看表,都夜里十一点了,悄悄离开了医院。

局里规定,所有公车原则上不得在外过夜,都要回库。老王啥事愿意细琢磨:原则上是个宏观概念,有时不涵盖具体,如果具体是一个特殊情况,就可以理解为:不回。今天就是个特殊情况,老局长心梗,因此就可以不回。老王想把车子停在靠近家近的地方,但小区仅有的空地塞得满满的,只剩一羊肠小道。小区墙外空地也不多。老王从东南寻摸到西北,才找个空儿。老王左勾右挑,把桑塔纳停好,锁好车,又前后检查一遍,这才往家走。

该着倒霉,当天夜里,老王住的小区遭偷车贼洗劫,别人只丢了车里的东西,老王的东西连车一起丢了。第二天下午四点,省群众艺术馆女老师准时到了,女老师姓名名浩,因在歌剧《红岩》中饰演过江姐,且演得感人,打那以后,没人再叫她何浩了,都叫她“江姐”。江姐把对甫志高的劲头儿用上了,绷脸说:“先了解每个人发音情况,然后划分一下音部。”于是,逐个上台,从低到高地“啊”,直到喊不出,江姐驱驴似的,将在场的人赶到三个“圈里”。



2 好父母具备健康的自信

我的女儿曾经这么说过:“你生我,养我,可是却像朋友一般对待我!”她似乎觉得由于生育之恩,我理当高高在上,不容置疑。可是我自己愿意从神坛走下来,因为我不要那种距离。如果人生是一趟火车旅行,作为父母,我们早了几站登车,孩子晚几站上车,有缘身处同一个车厢,甚至比邻而坐,对于生命中掠过的种种景象,可以一路互动交流,对我来说,就是最为美妙的经历了。

爱抱怨的人,其实也不是真的爱抱怨,而是因为本身无力掌控局势,对于自己没有足够的成熟与自信,所以总是用负面的态度观看这个世界与周围的人。

一看到这个标题,相信很多家长的直接反应就是:怎么可能?那还要不要教育孩子了?其实,批评、责备、抱怨是每个人都自然会做的事,就像天生的一样。但是,仔细回想起来,就会发现这三种行为所带来的功效其实很差,反倒常常造成许多不快与误解。因此,批评责备都需要有方法与技巧,至于抱怨,那就免了吧!这么多年来,我发现抱怨除了坏事外,还真看不出它对人际关系产生过什么积极意义。

工作多年以后,我才发觉爱抱怨的人,其实也不是真的爱抱怨,而是因为本身无力掌控局势,对于自己没有足够的成熟与自信,所以总是用负面的态度观看这个世界与周围的人。母亲对诸事的不满,恰恰反映出她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不满。关键其实在于其不自觉,她如果对自己能有更深入地了解,并且愿意采取行动改善,其实是大有可为的。不过在她那个年代,



◆书名:《成就孩子:给孩子一个高情商》
◆作者:陈真 赵卜成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自我改善以及辅导培训都尤为欠缺。因此,她也就成了自己抱怨的受害者。

绝大多数的消极批评都是无效的,只能伤害相互间的感情,破坏人际关系的建立。然而,积极建设性、有意义的批评是必要的,并且

是领导力的一种技巧,以后我们会谈到如何有效地提出批评。

有时候,因为没有效,所以,更是反复地批评,变成没有效果的唠叨。人人都可以预期,这种完全无效的表达只能导致失去尊严,因为孩子很快就发现不听你的,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。这种批评到底有什么意义呢?由于人们很少关心说话的效果,只是顺着自己的性子去说,因此,往往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,孩子觉得你说不出什么有趣或有营养的话来,久而久之,就根本懒得跟你说话,反而拉远了彼此的距离。

最近,我养了一只金毛犬,开始关切训练狗的问题,发现狗虽然不能了解人类语言的内涵,但是完全可以因为语气而明白你的要求。最有意思的是,驯犬师训狗的基本理念不是驯狗本身,而是训练狗的主人。他们要求狗主在给命令时绝对不要重复。例如最简单的训练狗坐下,只能说一次“坐下”,绝不重复第二次,然后等着它对那个命令作出反应,一旦做对了,立即给予奖励。可是,我发现我训练狗时,却倾向每次都说上好几遍,如果它没有立即反应,我会很想马上再说一次,而这样是不好的,因为狗马上发现它可以不理你第一次给的命令,你给指令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。其实它不是没听见,只是正在琢磨要不要服从。从这个训练过程中,我体会到人们在平常沟通时是多么不重视效果,即使产生不可沟通的误解,人们还是很少关注提升沟通成效的问题。

责备就像批评一样,是有方法与技巧的。但是无效的责备,就像无效的批评一样。我人接触的学院里有这样一个人。她是一位年过半百的母亲,她的先生去世得早,自己一个人辛苦地把儿子抚养成人,儿子结婚成家后自然住在一起。这位母亲感到自己一生最重大的责任已经完成,应该可以享受平静的晚年了。可是,她却发现自己对儿子媳妇越来越不满,在她等待一整天后,他们下班回家吃饭,却尽快吃完晚餐,就双双躲到房里去了,还是剩她一个人在客厅面对电视,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她有时不由感到火气上升,这个不孝的儿子,铁定是被媳妇教坏了,自己的夜真是苦极了。这种痛苦令她常辗转反侧夜不成眠,日子看似平静却越来越难熬,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善自己的困境与痛苦。既然儿子愿意出钱,她就出来上卡内基课程,不但可以结交新朋友消磨时间,也看看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。

4 欲望舞台



◆书名:《大时代(第一季):血色交割单》
◆作者:仇晓慧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唐子风第一次看到那张报纸就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,颇有些不快。袁观潮把报纸拾了起来,铺开,对着那张照片看了许久:“唐兄,你有没有发现,我们两个都挺上相的?”

唐子风权当是袁观潮开玩笑,但没过几天,唐子风就看到袁观潮把这张报纸裱起来,挂在了宿舍的墙上。“唐兄,这个合影真有纪念价值,有几个人能上一次《朝日新闻》啊!”袁观潮得意地说。

玩笑归玩笑,两人在毕业典礼上,都暗暗发誓,回国后要在证券市场上大展宏图。“你们这些中国人想搞自己的证券交易所,

做梦吧!”有些日本老师不客气地说道。

袁观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:“我们就是要做这个梦!”兄弟俩为此还打赌,如果不能履践毕业时的诺言,就在一条街上做生意,一个东边修自行车,一个西边卖包子。

回国后,唐子风因家里的背景关系,很快就进了政府部门工作,他想起自己的拜把子兄弟才华出众,便向领导举荐了袁观潮。袁观潮一听,激动地拖家带口直奔北京而去。袁观潮一家人一到北京,就按照唐子风的安排,住进了唐子风家在的部队大院。

那时,正值中国经济春暖花开。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,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——筹备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而努力着。当年,不管这批开创者本身是否打小算盘,但他们确实是把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,作为了自己最大的使命。

大家经常互相串门,尤其喜欢在院子里谈天说地,院子里的柿子树一度成为这群建设者的调侃对象。200多年前的美国,股票交易还处在分散状态,炒买炒卖的小道消息满街,导致股价最后大跌。于是,纽约24位股票经纪人聚在曼哈顿南部的一棵梧桐树下,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。有人开玩笑说,以后交易所起来了,这棵树就跟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。

只可惜筹划交易所的这些“忧国忧民”的日子,很快因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一件事情而被搁置起来,袁观潮一家只得打点行装回上海。

外物之味,久则可厌;读书之味,愈久愈深。

涨70.46%。5月21日,上海全面放开股价。

上证综指从前一天的616.64点跃升至1226.09点,可谓空前绝后。

所有人都疯了,菜场里的阿婆阿公们都拿着收音机听股市行情。市场已经白热化了,连袁观潮也开始不安起来。

袁观潮有点急躁,看到坐在办公桌旁的唐子风正在发呆,不由说道:“1992年6月份,上海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为200倍,深市为60倍,你觉得,这还是正常的市场吗?”唐子风定睛看了看袁观潮,接下来的话让袁观潮吃惊不小:“这两天正在盘算下海的事。老弟,我此番约你,一来是想跟你商量规范市场的事,二来,就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”

“下海?你想做什么?”袁观潮问道。“也没什么好隐瞒的,况且我们还要一起合作。”唐子风将那叠厚厚的股票承销资料推到袁观潮面前,“你看看,这股票如何?”

这是袁观潮第一次看到帝王医药,他仔细翻了几页,就震惊了。多年的经验告诉他这只股票来头不小,他抬头望了一眼唐子风:“难怪你想下海了,承销这样的公司,想象空间太大了……”

“哈哈,很多人想参与,我都没考虑,如果我邀请你呢?”

袁观潮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:“我有事先告辞了。”唐子风笑笑,做了个请便的动作:“我说最后一句,不强迫你,只是告诉你——这是所有人都挤破头想进来的局!”

袁观潮顿了一下,还是头也不回地大步走出了门。1992年8月10日,深圳发生一起抢购证票事件,政府迅速成立起证监会,开始对白热化的市场进行严厉打击。市场霎时陷入低迷,死气沉沉。

袁观潮看着空荡荡的文化广场——这里曾是上海股票交易最为繁忙的场所,牛市时,文化广场上坐满了人,股民个个都斗志昂扬得如同疯子,播报股市行情的声响回荡其间,形成了独特景观。



